



被农民工 “包围”的村庄

文/片 本报记者 董惠



由于有名，朴里村并不难找。朴里村属于寿光城中村改造范围，村里道路很宽，都用水泥铺过。眼下，道路两旁成排的柿子树结满了黄澄澄的果实。路上不时有环卫工人打扫着地上的落叶。走上几步，就会看到沿街窗台上晾着沾有泥土的民工鞋，树间随意支起的晾衣绳挂着旧旧的民工装。

村庄里涌进外地农民工

这个拥有1300名原住村民的村庄，外来人口已达到1100人，可谓“家家在租房，户户有民工。”村里老人戏称朴里村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农民工之村”。

由于农民工的大量涌入，村子的主干道俨然已成了一条商业街：“老乡餐馆”、“异乡居快餐”，从东北小吃到山西刀削面，理发馆、浴池、移动营业厅，一应俱全。村里最大的超市外面悬挂着几件军大衣，“天气开始变冷了，军大衣晒晒，好拿出来卖”。

这里便是大名鼎鼎的朴里村了。这个拥有1300名原住村民的村庄，外来人口已达到1100人，可谓“家家在租房，户户有民工。”村里老人戏称朴里村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农民工之村”。

林宝军和张秀英夫妇俩从老家上口来朴里村已经整整3年了，租了村里两间大房间开了个小餐馆，餐馆没有名字，妻子张秀英笑着说，就叫“油饼、炒菜”餐馆吧！夫妻俩以前啥都干过，但都没这次长久。

走进小餐馆，成盆的切好的豆角、茄子堆得到处都是，各式各样的食材，只等着下锅。白天农民工出去，一般没什么人，餐馆里有点冷清。但夫妻两口分工买菜、洗菜、切菜，也能忙活整整一天，闲不下来。由于夫妇两人活泛，手艺又好，一到了晚上六七点，来吃饭的农民工就不断，三块钱一碗热乎乎的炒菜，一块钱一杯的白酒，他们就很满足。

崔权明、崔权亮哥俩来自济南，来朴里村不过两个多月。哥哥

圣城街道朴里村在寿光北环路上。近些年，伴随寿光当地民营企业的兴起及蔬菜产业的发展，农民工的收入也不断上涨。而朴里村因紧挨农民工市场，房租低廉，吸引了从全国各地前来“淘金”的农民工，这给这个小村带来了不小的改变。

25岁，弟弟23岁，哥俩平日里没什么不良爱好，不吸烟、不喝酒、也不上网，来了不足两个月，弟弟就已攒了7000多块钱。哥俩下班回到家后没事干就换上干净衣服来林宝军的快餐店帮忙，“大哥大姐对我们很好，反正晚上也没事干，就来这帮帮忙，有顿可口的饭菜，还能省下一顿饭钱”。

后朴里村晚上还有夜市。每天到了四五点钟，在村里的东西大道上，各种摆摊的就出来了，卖菜的、炒瓜子的、卖民工服的，应有尽有。而到六七点，农民工陆续从村口走来，走过这条“夜市大街”，回家路上顺手买几样新鲜菜或者购置几件必需的衣服，“在这儿住，啥都方便”。

朴里村村民李国乃今年已经72岁了，在家闲着无聊，就在自家门前摆起了杂货摊，卖点民工鞋、衣服，“每天光看看摊子，就能卖个30多块钱，赚个零花。”李国乃对这样的生活很习惯。而朴里村很多村民也搭上了“农民工”的顺风车，赚点外快。

打工者眼中的淘金之地

孟祥生已经半年没见过妻子，据说她投奔了北京表姐家，也在打工，夫妻俩常年分居，一年也就见个两三次。孟祥生说，今年自己38岁，再干个四五年，多攒点钱就准备回家做养殖，养点牛、驴什么的，还能回家照顾年迈的老爹老娘，然后供女儿上个好大学。

38岁的孟祥生是山东日照莒

县人，高高壮壮，胡子、头发很久没整理，显得有些疲惫，空闲的时候几乎是烟不离手。

从初中毕业，孟祥生走南闯北十多年，装卸、砌墙什么都干，什么也都难不倒他，去过东北，包了几亩地，种过人参，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。但四个多月前，他拿起装有几件衣服的包袱，跟老爹老娘“撂下”一句话，算是告别后，就只身投奔了朴里村。“听老乡说寿光这边劳力工资高，就只身闯来了，虽然活有点累，但一天能多赚50块钱啊！我挺知足的。”

就在朴里村的西边，一片白色的楼群建筑就是寿光一中，孟祥生每天干活都要来看好几次，“教学楼盖得很大很高，学校很有名，听说在那儿的学生认真学都能考上好大学”。背井离乡，孟祥生最牵挂的还是15岁的女儿，“来的时候也没打声招呼”，孟祥生点着一根烟陷入了沉默，眼神里多了几分惦念，烟灰被风吹散了一地。孟祥生打算有机会把初中的女儿接来看。

孟祥生花120元在后朴里村租了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房间，房间里一件像样的家什都没有，床还是自己现用砖垒起来的，即使如此，里面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。平日里也没什么娱乐活动，“顶多就是走走街，串串巷，逛逛村里的大集”。村里环2路车去城里只要20分钟，孟祥生去过几次，看中一款五六十元的收音机，还一直没舍得买。平日里生活最大的开销就是吃饭、吸烟，“一天十几块钱，吃好点，才有力气干活；但是长年

累月独自一人在外闯荡，烟是戒不了了，”孟祥生已经半年没见过妻子，据说她投奔了北京表姐家，也在打工，夫妻俩常年分居，一年也就见个两三次。

农民工的生活简单、枯燥、劳累，可尽管如此，孟祥生感觉很知足，在外总比在家。而且他心里有自己的算盘：这里农民工工资高，每天只要有活干，就能赚120元以上，有时还能转到180。除去每天吃饭、吸烟，一个月能剩下两三千，干一年就是两三万，孟祥生说，今年自己38，再干个四五年，多攒点钱就准备回家做养殖，养点牛、驴什么的，还能回家照顾年迈的老爹老娘，然后供女儿上个好大学。

挣钱，挣钱，挣钱

孙继英就是想来碰碰运气，早上6点就过来了，但劳务市场上民工实在太多了，活并不是那么好找，尤其对于自己这样五六十岁、干不了“重体力活”的女人，“只要有男人，老板就不会看女人一眼”。眼看到中午了，孙继英打算先回家吃口饭，但泛红的眼睛里流露出担心的眼神，“希望下午能找到活干”，回家的路上还不时回头张望。

山东济宁的汪玉平来朴里村已经四五年了，今年把妻子儿女都接了过来，但最近天气变化无常，而自己又连日里高强度的干活，这几天病倒了，到了后半夜就睡不着觉，已经挂了两天的吊瓶，但他还是早早地去劳务市场扛了一上午的化肥，给妻子拿回了70多块钱。

“一家四口人，儿女都小，还得上学，妻子每天就是去附近的鞋厂粘胶鞋，一天就是十几块钱的工资”汪玉平蹲在自家门前，抽着闷烟。由于连日生病，整个人无精打采，显得异常疲惫，但作为“一家之主，就要撑起这个家，这几天已经连着歇了两天了，光在家闲着，自己心里也着急”。汪玉平说，中午买点好吃的，养好身子，明天得接着干。

为方便农民工，寿光投资4000万元在朴里村附近为这些外来农民工建起了万友农民工服务中心，里面配备了健身设施、图书馆，但朴里村的民工累了一天，娱乐是种奢侈。但像孟祥生一样，农民工的愿望其实很简单：一天能找到活干，老板不扣钱，回家后一口热乎饭，一杯小酒，就很满足。

夜幕降临，“沉默”了一天的朴里村开始人头攒动，累了一天的农民工扛着铁锨、见面互相打着招呼，闲聊两句，只是肩上的铁锨已放低了很多，水杯里的水也不知重新满过几次。